

大年初三上午朝鮮咸鏡北道的一個核爆炸，把所有春節爆竹全震了。

2006年朝鮮第一次核試之前，我寫了一篇評論，題為“朝鮮核彈在國際共同努力下誕生”。此文是完成時態，發表之時所有人還在猜測核試會否進行。事後的信息顯示，核爆在文章上網大約半小時之後發生。

預測“高麗核彈一定誕生”這一事件並不難，將國際政治格局和朝鮮國內情況這兩方面綜合一下，就能得出個大概。該文主要觀點是，戰後國際政治格局被《聯合國憲章》所規定，各國無論大小、主權一律平等。這就意味着大國在自己主權範圍內可以做的事情，小國也都可以做。只有當小國的行為被明確判定為“危及了國際和平和安全”，才可能援引聯合國憲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條款，對其採取國際執法行動。這就留出一個可鑽的空子：你們說我危及了國際和平和安全，我就硬說你們才真正危及了國際和平和安全，硬說是你們首先威脅了我的和平。只要死死咬住這一點，利用主權一律平等及和平解決爭端這兩大國際關係原則，把所有人都拖進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個永遠扯不清的談判怪圈，然後抓緊時間開發核技術，任何一個小國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核彈。

結論是：高麗核彈的誕生是早晚的事，伊斯蘭核彈也一樣。當今世界大國與小國之間的政治隔離和技術隔離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小國製造核彈與其說是小國科技努力結果，不如說是大國政治共同促成。

從06年到現在，又過了六七年，朝鮮已經進行了三次試驗，而且還製造了運載工具，越來越接近實戰化的目標。除此之外，什麼都沒變。這就意味着，國際社會又在為朝鮮最終向某地投出核彈而共同努力了。

這個尷尬可笑的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大國無能為力，小國恣意妄為，一路走向共同

朝鮮擁核爲什麼無法避免？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毀滅，集體自殺。

追根溯源，近代以來的兩大政治原則，在這裡起着核心的驅動作用。一是威爾遜主義的“民族自決 - 各國平等”原則；二是列寧主義的“造反有理 - 暴力解決問題”原則。從世界體系上看，前者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體制改革，為了實現國際社會的民主與法治；後者則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人民革命，為了實現國際社會的公正和平等。

而從歷史進程上看，正是威爾遜主義釋放了列寧主義，改革引爆了革命。最近很多人都在談托克維爾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



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這個“定理”，不正是如此嗎？威爾遜主義剛出合之時，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各殖民地國家人民歡欣鼓舞，“好帝國主義”終於來了，漫漫寒冬將盡，改革的春風撲面而來。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威大總統萬歲！”，像極了1984年國慶遊行中的“小平你好！”。

政治不相信浪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蜜月期只能是曇花一現。既然開放了國際社會的民主和自由，你就不能指望所有國家都接受你安排的改革進程、你規定的民主模式、你建立的法治秩序，造反和革命當然也是要民主、爭自由，也是一種進程，一種模式和秩序。自上而下

的政治改革除非一切順利，人人滿意，否則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就總是有理。

這麼看，朝核、伊核問題的難解之處在哪里，也就看清楚了。當今世界沒有鐵腕和威權，只有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統治聯盟”，但統治力不強，合法性不足，道義缺失且自顧不暇，新興大國群起後，形成了一個多極局面。若對應中國歷史，就相當於戰國時期，或最近的民國時期。這種群雄割據並立的局面，卻恰恰是弱小勢力發展自己的最佳環境。

1989年中國當局鐵腕平暴，用鎮壓革命換繼續改革，用強制穩定換經濟發展。當然，走這一步並取得成功絕非易事，有個重要的、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鐵腕領袖和威權政府。

想必金正恩將軍熟讀過毛澤東《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很明白這個道理：“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不僅一定會堅持下來，根據毛澤東的斷言，還一定會“波浪式”地向前發展。在可預見的將來，世界的多極局面不會改變，大國之間的對抗和競爭仍將繼續，所以，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朝鮮核武的“波浪式”發展，也必將繼續。

文揚 22013年2月13日

方舟子撰文質疑《福布斯》專題報道：傅蘋的“人生傳奇”

近日國內門戶網站和微博公知都在傳福布斯的一篇報道《從勞改犯到高科技企業家：傅蘋的人生路》，傅蘋被稱為“3D打印機的創始人”——其實她和她的前夫創建的杰魔公司（Geomagic）是做3D數據採集、分析和建模的，並非做3D打印機；又被稱為“奧巴馬團隊的人”——其實她只是美國商業部組織的創新和創業國家諮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的二十多個委員之一。福布斯的這篇報道，是為傅蘋新書《彎而不折》（Bend, Not Break）造勢的衆多報道之一，關於她在中國的經歷，離奇得讓人難以置信。

該報道稱，傅蘋在文革期間，“離開父母身邊後，傅蘋需要照顧自己和年幼的妹妹，在南京勞改隊里度過了十年。她在那里接受思想改造，忍飢挨餓，飽受折磨，慘遭輪奸，被迫在工廠里當了一名童工，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

傅蘋出生於1958年，文革期間她還未成年，未成年人和年幼妹妹被送進勞改隊的，聞所未聞，不見於其他人回憶文革的任何資料，算是傅蘋一個人的獨特的殘酷經歷吧。問題是，1977年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傅蘋就考上了蘇州大學（蘇州大學是1982年才辦的，也許她上的是其前身江蘇師範學院）。1977年的高考是要政審的，傅蘋既然一直在勞改隊，怎么通過的政審？1977年的高考競爭極為激烈，錄取率不到5%，傅蘋既然是在勞改隊長大的，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她是怎么考上蘇州大學的？天才嗎？

福布斯的報道稱，傅蘋回憶：“我們被告知自己身份低下——我們的父母犯下了反對人民的罪行，我們待在這裡替他們贖罪。他們給我們吃泥土和樹皮。我們還被拉到現場，親眼看到我們的老師被殺害。”

在2010年傅蘋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採訪時，說紅衛兵為了嚇唬他們這些黑幫小孩，在他們面前處決了兩名教師，其中一名教師是用四馬分屍的方式處死的：身體被綁在四匹馬上，馬朝四個方向跑，身體被撕裂了。（見：http://thestory.org/archive/the_story_988_Ping_Fu.mp3 從13:30開始）

關於文革虐殺的情形，有很多回憶，有活活打死的，有活埋的，但四馬分屍的酷刑，也是聞所未聞，只見於傅蘋的口中。問題是，按她的說法，這並非像她被輪奸那樣死無對證，勞改隊的其他小孩也都被集中起來目睹了，為什麼這些小孩沒有一個人後來出來說他們見過如此奇特的慘無人道的一幕，難道這些小孩都死絕了？

要把一個大活人用四馬分屍，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光是要找到四匹訓練有素的馬就不容易，紅衛兵如此大費周章處死一個人，就為了嚇唬小孩？中國傳統有五馬分屍的說法，那是對車裂的通俗說法，車裂時犯人是被綁在馬車上的，而不是直接綁在馬上，用馬車顯然更容易操作。而且車裂是酷刑之最，在中國歷史上就沒有搞過幾次，每次都有記載，五代之後就絕迹了。四

編者按：本報上期全版刊登著名華裔女性，奧巴馬團隊的顧問傅蘋女士“人生傳奇”的專題報道，之後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電質疑，甚至有讀者表示傅蘋女士有騙子之嫌。同時間互聯網上風雲驟起，網友和自稱傅蘋同學的人們紛紛出陣口筆筆伐，指出有關報道和傅蘋自傳中的許多夸大和不實之處。面對大家對傅蘋自傳有關內容的質問，傅蘋先是在微博中表態，“一切以書中的描述為準”，

馬分屍是古代西方的酷刑，竟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南京被紅衛兵復活了，這中國歷史上的首個活人被四馬分屍。傅蘋是唯一的公開的親歷者，不值得酷刑研究者找她好好探討嗎？把受害者和其他目睹者查個清楚嗎？

福布斯報道說，“在（蘇州大學）畢業前幾個月，傅蘋發表了一篇畢業論文，討論中國農村溺殺女嬰的現象的論文。幾個月後，1981年1月，上海最大的報紙（在電台採訪中，她說是《文彙報》）報道了她的研究結果。隨後《人民日報》也報道了。然後引起了國際輿論譴責，聯合國對中國實施制裁。於是在1981年2月，她被關進監獄。”

2005年傅蘋接受《公司》（Inc.）採訪時，對這段經歷說得更詳細：1980年她向教授遞交了關於中國農村溺殺女嬰的現象的論文。幾個月後，1981年1月，上海最大的報紙（在電台採訪中，她說是《文彙報》）報道了她的研究結果。隨後《人民日報》也報道了。然後引起了國際輿論譴責，聯合國對中國實施制裁。於是在1981年2月，她被關進監獄。 http://www.inc.com/magazine/20051201/ping-fu_page3.html

我檢索了1981年1~2月的《人民日報》，並沒有關於傅蘋或有關中國農村溺殺女嬰的報道。實際上有點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那個時期《人民日報》關於國內的新聞都是歌功頌德的，怎么可能會有這種影響中國形象的報道呢？說聯合國制裁中國，也是沒有常識的說法，聯合國怎么可能去制裁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她不知道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聯合國的制裁決議有否決權嗎？為什麼沒有其他中國人知道聯合國曾經在1981年制裁中國？傅蘋是怎么知道的？

在接受美國電台採訪時，傅蘋對自己被捕的經歷描述非常有戲劇性：她在校園里走，突然被人用黑布套住頭，塞進車里帶走……這完全就是黑幫電影里的鏡頭嘛。在1981年，中國公安要在中國大學校園帶走一個學生，竟不敢光明正大地來？

據《公司》的報道，傅蘋只是被關了三天就放出來了，並沒有被判“勞教”，而是判決把她驅逐出境，驅逐去美國留學。兩周後她被送往去美國的飛機，但是黨分配她去學英語，怎么可能只會三個英語單詞呢？即使她不是英語專業的，

後又表示書中確有記憶的失誤。對此中國著名“打假專家”方舟子撰文質疑報道的真實性。我們認為對一個人物有爭議是正常的，對此篇報道本報並無特定立場，採用該報道的本意也是想用優秀華人精英奮鬥成功的事跡來激勵大家的斗志。至於報道中有多少成分不實或虛假，還特盼讀者自行分析理解，全面思考，從理性和常識出發來判斷真偽並得出結論。

名的異議人士。傅蘋當時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大學生，就享受了驅逐到美國留學的待遇，那真是個奇迹。在80年代初要自費去美國留學，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沒有特殊的海外關係，根本不可能實現。

她說她不知道為什麼會被送去新墨西哥大學，但是在其新書《彎而不折》中，她卻說她到達美國後，試圖和一個姓盛的先生聯繫，此人是她父親的學生（她父親是南航的教師，她去新墨西哥大學是盛先生聯繫的）。

福布斯的報道說：“傅蘋在美國開始了她的新生活，當時她獨自一人，身無分文，只會說3個英文單詞。”

傅蘋在接受採訪時，多次說她剛到美國時只會說3個英文單詞。但是對哪3個英文單詞，她每次的說法卻不一樣。《公司》說這三個單詞是 please, thank you, help。其新書的介紹說這三個單詞是 thank you, hello, help. (<http://www.bendnotbreak.com/about.php>) 她接受NPR採訪時，說這三個單詞是 thank you, help, excuse me。把這三種說法綜合起來，都有五個單詞了。

據《公司》報道，傅蘋去蘇州大學時，是想學工程或商業，但是黨分配她去學英語，怎么可能只會三個英語單詞呢？即使她不是英語專業的，

上大學期間總要上英語公共課的，即使沒學好，又怎么可能只記得最簡單的三個英語單詞呢？

所有這些說法，都只能騙騙對中國情況不瞭解的老外。傅蘋也知道這一點，所以當她面對中國人時，就老實多了。比如她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時，對她在文革期間的經歷是這麼說的：

“在中國的時候，我成長的時候是文化大革命，沒有讀過什麼書，大多就是下鄉、學農、學工那樣的經歷。”<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460383.html>

下鄉、學農、學工，不就是當時所有中國學生的普通經歷嗎？有什麼稀奇的？怎么一面向美國英文媒體，就換了另外一幅嘴臉？福布斯的報道原本是英文的，她大概也沒有想到會被翻譯成中文並廣為傳播吧？

真實的情況可能是這樣的：相比于當時的其他中國學生，傅蘋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比較好的教育——畢竟她有一個在大學當教師的父親，所以高考一恢復她就能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又通過她父親的關係，到美國語言學校讀書，後來去讀計算機科學的學位。她說她留學期間是通過當清潔工、在餐館打工來謀生的，這屬於非法打工，且不去管她。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能在美國留下來，會想盡各種辦法。其中一種做法是編造自己在中國受迫害的離奇經歷申請政治避難。反正再離奇的經歷，美國人也會信以為真的。有的人編着編着，連自己也當真了。



方舟子



ZAK FUNERAL HOME
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 ✦ 成立于 1890 年
- ✦ 家族所有並運作
- ✦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 ✦ 提供各種宗教信的殯葬服務
- ✦ 合理的價格
- ✦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